

“哪里”类反问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

刘 彬¹ 袁毓林²

(1.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2. 北京大学 中文系/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1)

摘要 本文主要讨论“哪里”类反问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过程。文章指出,“哪里”类反问句一般都出现在反常语境下,说话人故意使用反问句对语境中的反常情况进行质疑,在“疑有信无”“疑正信反”怀疑原则的指导下,最终使得这类反问句涌现出否定意义。同时,反问句的识别与理解是一个“明示——推理”的交际过程。听话人可依据上下文、常理或说话人的语调重音、表情等来识别“哪里”类反问句。而且,在互动交际中,反问句具有论辩潜能,听话人在听到该类反问句时,往往能够明白这是说话人不同意自己或别人的观点或行为而进行的论辩,即反驳和否定这种观点或行为的合理性,进而能够识解出该类反问句的否定意义。

关键词 “哪里”类反问句; 否定意义; 修辞三段论; 怀疑原则; 明示——推理

一、引言

疑问代词“哪里”的意义和用法复杂多样^①,既可以表示疑问义,也可以表示虚指、任指、否定等非疑问义。本文主要着眼于“哪里”的否定用法。而“哪里”表示否定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用于反问,意在否定;另一种是单独或重复用在答话里,表示否定。如:^②

(1)a. 他哪里是广东人? 他是福建人。

b. 这么些人一辆车哪里坐得下?

c. 我哪里有你劲儿大呀!

(2)a. ——同志,麻烦您了!

——哪里! 这是应该的。

b. ——你一人干了不少。

——哪里! 哪里! 都是大伙一起干的。

例(1)中的“哪里”用于反问句中,一般没有处所意义,语气比较强烈;例(2)中的“哪里”单独(有时后面可加上语气词“呀、啊”等)或重复用于答话里,是一种客气的说法,用来婉转地推辞别人对自己的褒奖。事实上,例(2)可以看成是“哪里”后省略了相关成分而形成的,如(2a)可以看成“哪里麻烦呀! 这是应该的”的省略形式。而“哪里麻烦呀!”便跟例(1)一样,是一种反问句。换言之,我们

认为,单独或重复用在答话里、表示否定的“哪里”是从用于反问、表示否定的“哪里”发展演变而来的。为了简便,下文不再专门讨论“哪里”的这一用法。

仔细比较后还可以发现,用于反问句中的“哪里”内部还有差别,其中一种是从询问处所的“哪里”发展而来的,我们往往能够隐约感觉到其处所意义;还有一种是表示对事理的询问,完全没有处所意义。例如:

(3)a. 这么小的孩子就辍学回家,祖国的

希望在哪儿? (转引自季旭,2014)

b. 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转引自邱莉芹等,2000)

c. 黄金? 哪里有黄金铺地的地方,我是骗你的。《(原野)》

d. 天啊,天! 我半生以来不作非分之想,不取不义之财,有何罪过,要遭此报应呢? 公正在哪里,天理在何方呀? 《(邓友梅选集)》

(4)a. 可是看看他们自己的行为,他们哪儿配当人权卫士? (转引自季旭,2014)

b. 我哪里敢留呀! 《(杜拉拉升职记)》

c. 而李小月哪里能懂得刘招华的心机? 《(女记者与大毒梟刘招华面对面)》

收稿日期 2018-12-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语意合语法框架下的词汇语义知识表示及其计算系统研究”(18JJD74000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8M642876)

对比以上两组例子可以看出,例(3)中的“哪里”还隐约带有一定的处所意义,但是它们已经不再表示询问某个具体地方的意义了,而是表示否定意义,即不存在这样的地方,如(3b)相当于“没有地方的天空不下雨”;而例(4)中的“哪里”完全没有处所义,而表示一种对事理的无疑而问,相当于否定词“不、没有”,如(4b)就相当于“我不敢留”。

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把例(3)、例(4)中的“哪里”分别记作“哪里₁”和“哪里₂”。它们不仅在语法意义上有差别,在句法功能上也很不一样。主要表现在:“哪里₁”在句中经常做主语(如3c)、宾语(如3a和3d)和定语(如3b);而“哪里₂”一般在谓词性成分之前充当状语(如4a—c),相当于副词性成分^③。此外,“哪里₂”还可以换成“怎么”,不过换成“怎么”之后,语气不如“哪里”坚决。^④例如:

(5)a. 他哪里是小王啊!(转引自邱莉芹等,2000)

b. 他怎么是小王啊!(同上)

相比之下,(5a)比(5b)的语气更为坚决,带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意味。

本文主要想讨论和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 如何证明上述例(3—4)这样的问句是一种反问句? 2. 例(3—4)中的反问句(即“哪里”类反问句)的否定意义是如何形成的? 3. 听话人又是如何识别这种反问句以及如何识解其中的否定意义的? 关于这些问题,前人时贤做过不少研究^⑤;但综观这些研究,我们认为上述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基于此,本文首先利用修辞三段论来论证例(3—4)中的“哪里”问句是一种无疑而问的反问句;然后,利用“疑有信无”“疑正信反”之类社会心理原则来推导出“哪里”类反问句的否定意义;最后,从关联理论和论辩理论等角度揭示听话人识别该类反问句及识解其否定意义时所采取的方法与策略。

二、修辞三段论与“哪里”类反问句

前人在定义反问句时,往往包括三个要素:无疑而问、不要求回答、表示否定等^⑥,但对于如何证明一个问句是反问句,前人似乎着墨不多。胡德明(2010)曾提出了利用判定反问句的三个规则(即语义规则:否定+命题;语用规则:对言论或行为的前提的提问;形式规则:能够充当答语)来进行验证。^⑦我们认为该方法似乎过于繁琐,下文将提出一种更简单的论证方法,即利用修辞三段论进行推导,然后再利用相关的手段来检验。

(一)修辞三段论与“哪里”类反问句

修辞三段论(rhetorical syllogism)又称修辞式推论、省略三段论,具有两大基本特征:非完整性和或然性。袁影、蒋严(2010)曾运用修辞三段论来刻画语用推理中寓义的推导过程,通过构建不完全关联及无关联话语产生寓义的推导模式,揭示寓义表达的隐匿性、或然性及可接受性。^⑧受该文的启发,下文尝试利用修辞三段论来论证像(3—4)这样的“哪里”问句是一种无疑而问的反问句,并利用相关的测试手段来检验这一结论的正确性。

如果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来看,疑问行为是说话人对某事物或事情心中存有疑惑,进而就该事物或事情的相关信息向别人进行发问的言语行为。所以,当说话人不知道某个信息,并且想知道这个信息时,他便会使用疑问句向听话人进行询问。这也是疑问句使用的前提条件。具体到“哪里”类疑问句,即当说话人不知道某物在什么地方,而且他又想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时,他便使用“哪里”问句向别人进行提问。而当说话人对某个信息并无疑惑,或者他已经通过某种方式知道了该信息的答案时,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对该信息进行提问了。即使进行了提问,也不是真的有疑而问,而是“有疑问之形而无疑问之实”^⑨,即是一种无疑而问的反问句。上述分析过程,可以简示如下:

(6)a. 说话人不知道某个信息,所以使用疑问句进行提问;

b. 但说话人其实对该信息并无疑惑,或通过某种方式已经知道了该信息的答案;

c. 既然说话人心里已经有了答案,那么他的目的不是提问,所以该疑问句不是真正的疑问句,而是一种无疑而问,也就是反问句。

具体到“哪里”问句,比如“这么小的孩子就辍学回家,祖国的希望在哪儿?”,我们可以通过修辞三段论推导出该问句不是真正的疑问句,而是一种反问句。推导过程如下:

(7)a. 说话人不知道“祖国的希望在哪儿”这一信息,所以进行提问;(隐省大前提)

b. 上下文语境(即“这么小的孩子就辍学回家”)暗示或表明了说话人心里对该信息已经有了答案;(明示小前提)

c. 既然说话人心里已经有了答案,那么他说出的问句“祖国的希望在哪儿”不是真正的疑问句,而是一种无疑而问的反问句。(隐省结论)

同理,也可以通过修辞三段论推导出另一类“哪里”问句(即由“哪里₂”构成的疑问句)是一种反

问句。以(4a)“可是看看他们自己的行为,他们哪儿配当人权卫士?”为例,推导过程如下:

(8)a. 说话人不知道“他们是否配当人权卫士”这一信息,并且他想知道这一信息的答案,所以进行提问;(隐省大前提)

b. 上下文语境暗示了他们的行为与人权卫士的行为不符,进而使得说话人心里对该信息已经有了答案;(明示为小前提)

c. 既然说话人心里已经有了答案,那么他说出的问句“他们哪儿配当人权卫士?”不是真正的疑问句,而是一种无疑而问的反问句。(隐省结论)

考察例(3-4)的其他例子后发现,这些“哪里”类问句的前后文语境或依据常理等,明示或暗示了说话人对“哪里”所代表的信息已经有了答案。因此,通过修辞三段论的推导,可推知这些问句都不是真正的疑问句,而是一种无疑而问的反问句。

(二)“哪里”类反问句的验证

上述结论的正确性是否能够经得起检验呢?以下相关的测试手段便可以用来进行验证。

Sadock(1971)^⑩、Chung-hye(2002)^⑪等曾利用“after all(毕竟)”来区分一般的疑问句和反问句,也就是 after all 只能出现在反问句中,不能出现在一般的疑问句中。例如:

(9) After all, who helped Mary? (转引自 Chung-hye, 2002)

Chung-hye 认为,例(9)只能理解为反问句。也就是说,如果某个问句中能出现 after all,那么这个问句一般都是反问句。同理,我们也可以利用跟“after all”类似的“毕竟”,来测试汉语中的某一问句是否是反问句。因为,有“毕竟”出现的问句,往往也都是反问句。例如:

- (10)a. 毕竟, 哪里 的天空不下雨?
b. 毕竟, 他们 哪儿 配当人权卫士?
c. * 毕竟, 国家图书馆在 哪儿?
d. * 毕竟, 爸爸去 哪儿 了?

显然,上述四例中,例(10a、10b)成立,而例(10c、10d)不成立。换言之,“毕竟”可以出现于前两例中,但不能出现于后两例。这就说明,例(10a、10b)不同于(10c、10d)这种一般的特指疑问句,它们是一种反问句。

陆俭明(2005)曾指出,“究竟”只能指向一个具体的疑问形式,包括疑问代词(如“谁”“什么”“怎么样”“多少”等),“A 还是 B”这样的选择问疑问形式,以及“V 不 V”“V 没有 V”这样的正反问疑问形

式。^⑫也就是说,“究竟”只能出现在一个带有具体疑问形式的疑问句里,如果某个句子不带具体疑问形式,那么“究竟”则不能出现。“到底”跟“究竟”一样,也只能指向一个具体的疑问形式。因此,可以利用“究竟”“到底”来测试某个“哪里”问句是不是真性疑问句。方法即,在某个“哪里”问句中,如果“究竟”“到底”可以出现,那么该问句就是真正的疑问句;如果“究竟”“到底”不能出现,那么该问句就不带有具体疑问形式,即不是真正的疑问句,而是一种无疑而问的反问句。例如:

(11)a. 他究竟 哪 去了?

b. * 他究竟 哪 知道?

(12)a. 他到底 哪里 去了?

b. * 他到底 哪里 知道?

显然,例(11a、12a)成立,但(11b、12b)不成立。那么,这可以证明例(11b、12b)中的“哪”并不是具体疑问形式。也就是说,例(11b、12b)中“他哪里知道?”不是真正的疑问句,而是一种反问句。

这样,我们便利用“毕竟”从正面证明了“他们哪儿配当人权卫士?”等问句为反问句,又利用“究竟”“到底”等副词从反面论证了“他哪知道?”等不是真性疑问句,而是一种无疑而问的反问句。

综上所述,本节通过修辞三段论证明了像例(3-4)中的“哪里”问句(如“可是看看他们自己的行为,他们哪儿配当人权卫士?”)都是一种反问句,并利用“毕竟”和“究竟”“到底”等副词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测试,进一步验证了该结论。接下来的问题是,像例(3-4)中的“哪里”类反问句的否定意义是从哪里来的?换言之,“哪里”类反问句的否定意义的形成机制是什么?同时,听话人是如何识别这类反问句并理解其中的意义的?

三、“哪里”类反问句否定意义的形成机制

关于反问句否定意义的来源,前人时贤已做过不少研究。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四种代表性观点:1. 否定词,如吕叔湘(1953)^⑬、姜炜和石毓智(2008)^⑭等;2. 反问语气,如许皓光(1985)^⑮、胡德明(2010)^⑯等;3. 语境,如李宇明(1990)^⑰、邵敬敏(2014)^⑱等;4. 预设前提,如郭继懋(1997)^⑲、倪兰(2003)^⑳等。我们认为,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反问句表示否定义的实际情况,但是还未揭示清楚其根本原因。

基于此,我们曾利用社会心理上的怀疑原则(“疑善信恶”“疑有信无”“疑正信反”等)分别说明了“什么”句和“谁”类反问句等否定意义的形成过

程与机制。^⑤总结起来说,说话人是对当前语境中所涉及的反常情况感到非常怀疑,所以故意使用反问句来进行质疑和提问。而“怀疑”(或质疑)的概念结构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反惯常性的特点,最终使“怀疑”的意义结构(如“疑善信恶”“疑有信无”“疑正信反”)中具有内置性的(build-in)隐性否定意义。^⑥正因为“怀疑”的概念结构内置了隐性否定意义,进而推动反问句表示否定意义。

在上述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准备具体考察“哪里”类反问句否定意义的形成过程与机制。通过考察发现,“哪里”类反问句与上述几类反问句略有不同,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谁、什么、怎么”等疑问代词构成的反问句,其中的疑问代词或多或少与该词本身的含义有某种联系。但由“哪里”构成的反问句,尤其是“哪里₁”构成的反问句,其中的“哪里”与表示询问处所方位的“哪里”的意义截然不同,已经完全变成一个专门用作反诘的词。而且,在书面表达中,这种反问句的末尾经常用感叹号或句号。正如吕叔湘(1953)所指出的,反问句中的“‘哪里’已经没有询问地方的意思,专门用来否定,一般习惯不在句末用问号”^⑦。另一方面,由“哪里”构成的反问句的语气往往更强烈,反问程度更高,带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意味。对此,引言部分已经有所说明,见上述例(5)的对比。

接下来,本文将利用“疑有信无”“疑正信反”的原则来说明“哪里”类反问句否定意义的形成过程。根据我们的考察,“哪里”类反问句与“什么、谁”类等反问句一样,一般都出现在某种反常的语用环境下,说话人对这种反常的情况感到非常怀疑,因而启动调用“疑有信无”“疑正信反”之类怀疑原则,故意使用反问句来进行质疑和提问,从而表达自己的交际意图。下面分别举例说明和揭示由“哪里₁”和“哪里₂”构成的反问句的否定意义的形成过程与机制。

(13)a. 这荒郊野岭的,我上哪儿给你请大夫去?(转引自季旭,2014)

b. 我上哪儿去?我不认识人,我没有钱。
(《曹禺选集》)

c. 她只好下楼了,心里还在想:他在古城一没亲戚二没朋友,这大年三十的能去哪儿呢?(《遥远的救世主》)

(14)a. 生长在黄河南岸的刘玉英,哪里受过东北的严寒。(《人民日报》,1996年9月)

b. 哪里有能够不入水而能学会游泳呢?
(《宋氏家族全传》)

c. 我有些难过,在老家的时候,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虽出身在小家碧玉门第,但享受的却是大小姐的待遇,哪里受过这样的苦?
(《中国北漂艺人生存实录》)

d. 这哪里是人们印象中的农村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春色满园、充满生机的农村里的“都市”!(《人民日报》,1996年6月)

例(13)都是由“哪里₁”构成的反问句,我们可以依据“疑有信无”的怀疑原则推导出该类反问句的否定意义。具体推导过程是(以13a为例):说话人在“这荒郊野岭的”的反常情况下,对有地方可以请到大夫感到非常怀疑,因而启动“疑有信无”之类的怀疑原则,说出反问句“我上哪儿给你请大夫去?”,故意进行对此进行质疑:不相信有地方可以请到大夫,进而进行否定性推导、猜测:相信没有地方可以请到大夫。不管是“不相信有地方可以请到大夫”,还是“相信没有地方可以请到大夫”,都带有否定性意义,最终使得该反问句涌现出否定意义,即“没地方给你请大夫去”。其余的例子可以类推。

例(14)是由“哪里₂”构成的反问句,我们可以依据“疑正信反”的怀疑原则来推导出该类反问句的否定意义。具体推导过程是(以14a为例):说话人在刘玉英生长在黄河南岸的前提下,对她受过东北的严寒表示很怀疑,因而启动“疑正信反”之类的怀疑原则,说出反问句“哪里受过东北的严寒”故意进行质疑:不相信她受过东北的严寒,进而进行否定性推导、猜测:相信她没有受过东北的严寒。不管是“不相信她受过东北的严寒”,还是“相信她没有受过东北的严寒”,都是否定性的,最终使得该反问句涌现出否定意义,即“没有受过东北的严寒”。此外,该例末尾使用的标点符号是句号,凸显了该反问句不容置疑的意味,其中的“哪里”意思相当于“根本没有”。再如,例(14d)中呈现在说话人面前的农村是春色满园、充满生机的农村,就像都市一样,所以说话人对眼前的地方是否是人们印象中的农村感到很怀疑,因而使用反问句“这哪里是人们印象中的农村啊!”故意进行质疑,在“疑正信反”之类的怀疑原则的作用下,不相信这是人们印象中的农村,进而进行否定性推导、猜测:相信这不是人们印象中的农村。不管是“不相信这是人们印象中的农村”,还是“相信这不是人们印象中的农村”,都带有否定性意义,最终使得该反问句涌现出否定意义,即“这不是人们印象中的农村”。而且,该例末尾使用的标点符号是感叹号,更凸显了该反问句不容置疑的意味,其中的“哪里”意思相当于“根本不

是”。其余的例子可以类推。

综上,本节利用“疑有信无”“疑正信反”之类怀疑原则推导和说明了“哪里”类反问句否定意义的形成过程与机制。这种形成过程可以简示如下:

反通常性语境(反常的情况)→说话人对此感到非常怀疑,因而启动怀疑原则,故意使用“哪里”类反问句进行质疑→怀疑:疑有信无、疑正信反(①“不相信……”;②“相信……不……”)内置了否定性意义→推动“哪里”类反问句表示否定意义

四、“哪里”类反问句否定意义的识解机制

关于反问句的识别与理解,前人已进行过一些探讨,比较普遍的观点是认为语境是反问句的识别与理解的重要因素,并把反问句的理解概括为“命题+否定”。^④的确,语境对于反问句的识别和理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如何通过语境来识别反问句并识解出其中的否定意义,前人的研究揭示得还不够。

下文将以“哪里”类反问句为例,通过引入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会话含义理论(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和论辩理论(Argumentative Theory),来揭示听话人如何识别“哪里”类反问句,以及如何识解这类反问句的否定意义。

(一)“哪里”类反问句的识别

要想识别反问句,得先从疑问句和反问句的区别说起。一般认为,反问句和疑问句在形式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反问句也是使用疑问的形式。但是,反问是一种“无疑而问”,因而要想识别反问句,就是要判断出说话人在说该问句时心里是否存有疑问。正如李宇明(1990)所指出的,“任何疑问句都起码有一个疑问点Q,当问话人对Q有所疑问时(记为q),则问句为询问句;当问话人对Q没有疑问(记为非q)时,问句为反问句。由此可见,反问句的识别,其实就是证明问话人关于Q的情况,寻找非q的存在。”^⑤至于如何寻找非q,李文进而指出,“寻找非q主要靠对语境(上下文、文外背景)的把握”。我们赞同该文的观点。所以,听话人在听到一个问句时,通过对上下文语境(还包括逻辑事理、问话人的身姿表情等)的把握,如果能推断出问话人对当前的事情、行为不是真的有疑问,那么听话人就可以将该问句识别为反问句。^⑥

也就是说,如果听话人可以通过上下文语境、逻辑事理或问话人的身姿表情等多模态(multimodal)线索推断出问话人对“哪里”所代表的疑问信

息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那么他便可以识别出问话人说出的“哪里”问句并不是真正的疑问句,而是一种无疑而问的反问句。下面结合前文的相关例子进行说明。例子重新编排如下:

(15)a. 这么小的孩子就辍学回家,祖国的希望在哪儿?(转引自季旭,2014)

b. 哪里的天空不下雨!(转引自邱莉芹等,2000)

首先,上下文语境可以帮助听话人识别反问句。比如,例(15a)的语境中给出了“这么小的孩子就辍学回家”的前提信息,听话人根据这一前提自然能够判断出说话人问“祖国的希望在哪儿?”并不是真的在向自己询问(祖国的希望具体在哪儿),而是对该疑问信息已经有了答案,进而可以将该问句识别为一种无疑而问的反问句。

其次,逻辑事理也可以帮助听话人识别反问句。比如,例(15b)中听说双方根据常理都知道无论哪里的天空都是会下雨的,所以当说话人说出“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时,听话人自然能明白说话人并不是在询问,进而能将该问句识别为反问句。

此外,说话人的身姿表情、语调重音等也能帮助听话人识别反问句。比如,重音的不同可以区分真性问句和反问句。以“你以为我是谁?”为例,如果重音在“谁”上,那么这句话是真性问句;如果在“以为”上,那么这句话就是反问句^⑦。再如,说话人说出某个问句时如果带有某种强烈的感情(如愤懑、斥责等),那么该问句往往也是反问句。例如:

(16)你自己拍拍良心想想,这么多年我伺候你吃伺候你喝,我还哪儿对不起你?(转引自季旭,2014)

显然,说话人在说出“我还哪儿对不起你?”时,带有埋怨、责怪等强烈的感情,同时还伴随着面部表情(如“愤怒”等)、身体姿态(如“拍胸脯”等),因而听话人可以容易地明白说话人不是在向自己询问,进而能够将该问句识别为反问句。

除了上下文语境、逻辑事理以及问话人的身姿表情、语调重音等多模态线索可以帮助识别反问句以外,反问句还有一些固有格式,比如“V什么V”“哪里+情态动词(会、敢等)”等,这些固有格式可以帮助听话人将该问句直接识别为反问句。

(二)“哪里”类反问句否定意义的识解

在讨论听话人如何理解“哪里”类反问句的否定意义之前,有必要先引入关联理论和论辩理论。

关联理论将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交际看成是一个“明示——推理”过程。Sperber & Wilson

(1986)等认为,一个明示交际行为要求发出明示刺激讯号的讯递者必须意图向受讯者显明该刺激讯号是关联的,这样才能吸引受讯者的注意力,从而达到自己的交际效果。也就是说,言者要想达到某个特定效果,就应该提供所需要的语言线索,以保证符合关联原则的解释就是自己意图传达的意思。^⑧

我们认为,反问句的识别与理解其实就是一个“明示——推理”的交际过程。而上节所提到的“上下文语境、逻辑事理以及问话人的身姿表情、语调重音等”就是说话人在说反问句时所提供的语言线索,即明示手段;听话人则需要依据这些明示手段,进行相关的推理,才能有效地识别和理解反问句。

而要想讨论听话人如何进行推理并理解“哪里”类反问句的否定意义的问题,还需要引入论辩理论进行说明。论辩理论由 Anscombe & Ducrot (1989)^⑨提出,他们认为语言使用不只是传达某种资讯,而且还具有论辩性。普通表达式有它的论辩潜能,能为某种特定结论提供论据,这是表达式不变的功能。^⑩而如果从论辩的角度来看反问句,反问句的使用其实就是说话人在与听话人进行论辩。从字面意义上看,反问即“从反面提问”,这其实就是一种论辩。说话人认为语境中某人(可能是说话人自己)或许持有某种观点或认识,而他不同意这种观点或认识,所以通过使用反问句来进行反驳。正如罗进军(2016)所指出的“人们使用证伪式‘假设——反问’型有标复句的深层动因,那就是由于不同意对方的观点,因而采用这一句式反驳对方的观点,证明对方观点不成立,即证伪。”^⑪因此,我们认为,在互动交际中,反问句具有论辩潜能,它能引导听话人注意和顺从说话人的观点和意图。

基于这样的社会知识,听话人在听到一个反问句时,往往能够明白这是说话人不同意某种观点或行为(可能是听话人自己持有的,也可能是说话人或第三方所持有的)而进行的论辩,也就是否定这种观点或行为的合理性,进而顺利地识解出反问句的否定意义。而上节所提到的“上下文语境、逻辑事理以及问话人的身姿表情、语调重音等”其实就是说话人在论辩时所提供的证据线索,在这些线索的支持下,听话人往往能够快速而且有效地识解出反问句的否定意义。

下面结合上文的两个例子进行具体分析。

(17)a. 这荒郊野岭的,我上哪儿给你请大夫去?(转引自季旭,2014)

b. 哪里有能够不入水而能学会游泳呢?
(《宋氏家族全传》)

依照上节的识别方法,听话人在听到(17a—b)这样的问句时,通过上下文语境的指示作用(如“这荒郊野岭”)或依据常理(只有下水才能学会游泳),听话人能够明白说话人并不是真有疑问,进而可以将该问句识别为无疑而问的反问句。按照 Grice (1975)“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的要求^⑫,要使语言交际顺利进行,说话人和听话人都应该而且会遵循合作原则;如果说话的一方有意违反了合作原则,那么一定是想传达另外的含义。^⑬说话人使用反问句,明知故问,故意违反了合作原则,所以说说话人的目的不是询问,而是想传达其他的含义。而说话人说出反问句,其实就是在进行论辩。比如,(17a)是说话人在面对对方(这里即听话人)的要求“快请大夫”而说出的话语,通过提供证据线索“这荒郊野岭的”来与听话人进行论辩,进而表达出不同意听话人要求的含义。听话人在听到(17a)时,自然能明白这是说话人对自己的反驳,即否定自己的要求,所以听话人能够顺利地识解出该反问句的否定意义。再如,例(17b)是说话人在听到或知道有人持有“可以不入水而学会游泳”的观点之后,使用反问句“哪里有能够不入水而能学会游泳呢?”进行反驳和论辩。听话人(或读者)在听到(17b)时,通过调用社会常识,自然能够明白这是说话人(或作者)不同意“可以不入水而学会游泳”这种观点而进行的论辩,即否定该观点的合理性,进而顺利地识解出该反问句的否定意义。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反问句的识别与理解是一个“明示——推理”的交际过程。对于“哪里”类反问句来说,听话人可以通过上下文语境、逻辑事理或问话人的身姿表情、语调重音等,来推断说话人对某个疑问信息是否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即是否真有疑问),如果有,则将该问句识别为“哪里”类反问句。而在互动交际中,反问句具有论辩潜能。听话人在听到一个反问句时,利用合作原则及相关准则等进行相关的语用推理,往往能够明白这是说话人不同意自己、别人或潜在的某种观点、行为而进行的论辩,也就是反驳和否定这种观点或行为的合理性。这样,听话人便能顺利地识解出“哪里”类反问句的否定意义。

五、结语

学界普遍认为汉语中的反问句具有无疑而问、不要求回答和表示否定等特点,在定义反问句时也主要包括这三个要素。但是,对于如何证明一个问句是反问句,前人的研究着墨不多。对于为什么反

问句可以表示否定意义,即反问句否定意义的来源,学界也有分歧。同时,对于如何从语境中识别出反问句,以及如何通过语境识解出反问句的否定意义,前人的研究也揭示得不够清楚。

基于此,本文以“哪里”类反问句为例,首先将反问句中的“哪里”分成两类,讨论了“哪里₁”和“哪里₂”句法语义特点的差异;然后,利用修辞三段论证明了例(3-4)中的“哪里”问句(如“可是看看他们自己的行为,他们哪儿配当人权卫士?”)都是一种表示无疑而问的反问句,并利用“毕竟”“究竟”“到底”等副词进行了测试,进一步验证了该结论;接着,利用“疑有信无”“疑正信反”之类怀疑原则揭示了“哪里”类反问句否定意义的形成机制;最后,在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理论、关联理论和论辩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揭示和说明了“哪里”类反问句的识别及其否定意义的识解过程。

本文认为,“哪里”类反问句一般都出现在某种反常的语用环境下,说话人对这种反常的情况感到非常怀疑,因而故意使用反问句进行质疑,在“疑有信无”“疑正信反”之类怀疑原则的指导下,最终使得“哪里”类反问句涌现出否定意义。同时,反问句的识别与理解是一个“明示——推理”的交际过程。听话人可以通过上下文语境、逻辑事理或问话人的身姿表情、语调重音等,来推断说话人对某个疑问信息是否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进而识别出“哪里”类反问句。而且,在互动交际中,反问句具有论辩潜能,听话人在听到“哪里”类反问句时,往往能够明白这是说话人不同意自己或别人的观点或行为而进行的论辩,也就是反驳和否定这种观点或行为的合理性,进而能够顺利地识解出该类反问句的否定意义。

最后想说明的是,本文主要基于社会心理、互动语用交际,并立足于理论与事实的互动^①对“哪里”类反问句的语义形成与识解过程等方面的研究,也多少印证了袁毓林(2014)的观点:“语法不仅是一种人类种系进化所得的内在禀赋,而且是一种人类个体在社会交往中锻炼成就的文化技艺;语法不仅体现为一套静态的由原则与参数等组成的规则系统,也体现为一种动态的由建构与猜测等智力行为组成的博弈程序。”^②

注释

①“哪里”的变式有“哪儿”和“哪”,大概都是由于里字尽量轻音化的结果。参见吕叔湘著、江蓝生补:《近代汉语指代词》,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年,第254页。为了便于讨论,本文在分析时统一写成“哪里”。

②本组例句转引自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5页。下文例(3a、4a、13a、16)转引自季旭:《特指问表否定问题研究》,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2-13页。例(3b、5a、5b)转引自邱莉芹、邓根芹、顾元华:《浅谈“哪里”的否定用法》,《常熟高专学报》2000年第5期。例(10-12)为笔者自拟并经过合格性调查的例句。

③这很容易让人认为“哪里₂”是由“哪里₁”发展而来。其实不然。正如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指出的“询问事理的‘哪’的出现不但远在询问处所的‘哪里’之先,并且远在询问事物的‘若个’和询问样式的‘若为’之先”。见吕叔湘著、江蓝生补:《近代汉语指代词》,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年,第260-261页。

④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5页。

⑤下文将具体综述前人的相关研究,此处从略。

⑥参考殷树林:《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⑦⑩胡德明:《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3-54页,第182页。

⑧袁影、蒋严:《修辞三段论与寓义的语用推导》,《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2期。

⑨吕叔湘:《吕叔湘文集第一卷·中国文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81页。

⑩Sadock, J. M. “Queclarativ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ven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971.

⑪Han, Chung-hye. “Interpreting Interrogatives as Rhetorical Questions.” *Lingua* 112(2002): 201-229.

⑫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1页。

⑬⑭吕叔湘:《语法学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第98页,第98页。

⑬姜炜、石毓智:《“什么”的否定功用》,《语言科学》2008年第3期。

⑮许皓光:《试谈反问句语义形成的诸因素》,《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⑮⑯⑰李宇明:《反问句的构成及其理解》,《殷都学刊》1990年第3期。

⑮邵敬敏:《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25页。

⑮郭继懋:《反问句的语义语用特点》,《中国语文》1997年第2期。

⑮倪兰:《特指问反问句的语用分析及其修辞意义》,《修辞学习》2003年第6期。

⑮⑮袁毓林、刘彬:《“什么”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世界汉语教学》2016年第3期;袁毓林、刘彬:《疑问代词“谁”的虚指与否定意义的形成机制》,《语言科学》2017年第2期;刘彬、袁毓林:《反问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

解机制》,《语文研究》2017年第4期。需要说明的是,“疑善信恶”和“疑有信无”是比较具体的原则,而“疑正信反”是更为普遍和抽象的原则,详见刘彬、袁毓林:《“怀疑”的词汇歧义和意识理解策略》,《外语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期。

②⑤袁毓林:《“怀疑”的意义引申机制和语义识解策略》,《语言研究》2014年第3期。

⑦胡孝斌:《反问句的话语制约要素》,《世界汉语教学》1999年第1期。

⑧Sperber, D., and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Oxford: Blackwell, 1986. 中译本《关联:交际与认知》,蒋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33页。

⑨Anscombe, Jean-Claude, and Oswald Ducrot. “Argumentativity and informativity.” In *From Metaphysics to Rhetoric* 71-87. Dordrecht: Kluwer, 1989.

⑩Verhagen, A. *Constructions of Intersubjectivity: Discourse, Syntax, and Cogn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交互主观性的构建:话语、句法与交际》,文旭、高莉导读,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

D12-D13。

⑪罗进军:《四类“假设——反问”型有标复句》,《汉语学报》2016年第1期。

⑫Grice, H. Paul.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41-5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⑬实际上,这种推理过程也利用了修辞三段论的逻辑推理机制。其中,隐省的大前提是说话人和听话人往往都会遵循合作原则,说话人使用问句的目的是向听话人询问;明示的小前提是上下文语境或常理指示该问句不是真正的疑问句,说话人明知故问(即违反了合作原则);隐省的结论是说话人的目的不是询问,那一定有另外的会话含义(即反驳和否定语境中的某种行为或观点等)。因此,修辞三段论可以看成一种听话人推导会话含义的逻辑机制。

⑭邢福义、谢晓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理论与事实的互动》,《汉语学报》2013年第3期。

责任编辑 王雪松

On the Formation and Construal Mechanism of the Negative Meaning of *Where*-Rhetorical Question

Liu Bin¹ Yuan Yulin²

(1. Research Center for Language and Language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Linguistics/Ministry of Education
Key Laboratory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and construal mechanism of the negative meaning of the *where*-rhetorical questions. It argues that *where*-rhetorical questions usually appear in the abnormal context. Speakers use the rhetorical question to intentionally doubt the abnormal situ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inciples of doubt (“doubting yes and believing no” and “doubting positive and believing negative”), the negative meaning emerges. Furthermore, the identif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rhetorical questions can be regarded as a communication process of “ostensive-inferential”. According to the clues of context, common sense, and the accent tone and facial expressions of the speakers, listeners can identify *where*-rhetorical questions and understand their significance by pragmatic inferences based on the argumen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rhetorical questions and the pragmatic principles.

Key words: *where*-rhetorical question; negative meaning; rhetorical syllogism; the principle of doubt; ostensive-inferential